中庸外傳

序　略例
前語
疏目　考異
正文

中庸外傳序

魯論記夫子罕言命子贛氏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惟夫子亦自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上何物可以語不可以語何事則吾夫子固有眞罕言者在已易傳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其指綦眇而語焉未詳獨子思之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而反復甄明無復餘蘊故紫陽亦謂其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斯非子贛氏所不得聞而中人以下所不可語者邪荀卿之

學偏而不反蔽于禮義而不知性故其非十二子也以子思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謂其言爲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何怪其以性爲惡湛溺于積僞而僅以其精思自耦于空石之般人也自是而後其書雖僅存于戴記中遂無有一人焉知其解者獨唐李習之始知讀而好之作復性三篇以述其義夫以學術之敝亂精疏殊會通閡相徵習之獨駘然得解于神徂聖伏千有餘年之後其識固非漢儒以下所能及矣至宋程朱諸君子者出共表章之而此書始與大學語孟並揭縣寓若白日之麗青天朱鐙之灼玄夜道之顯晦固有時哉然今之章句士大夫童而習之奉若功令而二三名德乃時有所參伍以待後聖之折衷者或訾爲好異之過愚謂研味經義如治穀然愈簸糅之則愈精如攻木然愈刮摩之則愈細故在一人後日之所見必高于前日在衆人後人之所得常勝於前人以爲理窮理復不可窮以爲意盡意復不可盡故學惡其妬異黨同得一察以自好也余弱冠讀澹園先生論宋儒觀未發前氣

象書有云未發無前後無氣象洒然異之自是潛心中庸垂四十年于章句之說有得于心者有不得于心者時爲一二友人揚搉之而未敢筆于書頃來抱病晏坐觀心時于此書有所警發因稍裒先今名德所論錄而存之附以臆說聊見余之垂老不忘初業云耳若曰喜爲異說高論而自畔于經則非余之所敢出也

萬曆丁巳秋日江寧後學顧起元書

中庸外傳前語

史記曰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作中庸蘇氏古史刪嘗困于宋四字文義欠明似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矣

鄭端簡公古言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凱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于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陳晦伯辨考

魏無政和年號又考魏立三字石經時鍾會尚幼以端簡之說爲未足据余考國志誠如晦伯所辯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玉海邯鄲淳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政和之說更無它証獨周從龍中庸發覆篇云魏政和刻賈逵石經中庸篇次與今小異辟如行遠章在費隱章之後鬼神之爲德章在達孝章之後據此則石經中庸似有傳本矣然政和年號畢竟虛誕不足信也

焦氏澹園集心性解曰子思作大學中庸四十七篇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是合大學中庸共四十七篇孔叢子言子思年十六適宋宋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姝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奥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

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按此言困于宋事甚詳而書止中庸不言大學又四十九篇校焦氏解多二篇至子思年十六而作中庸則著書之年甚蚤亦古所未有也

鄭康成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

李翺復性書曰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景德四年邢昺以工部尚書知曹州入辭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昺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宋史道學傳周敦頤出于舂陵得聖賢不傳之學明道中程顥及頤受業周氏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

張載字子厚少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嘗曰中庸出于聖門無可疑者又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其深思自得如此

李侗字彥中學者稱延平先生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

朱熹所著書自易本義等凡數十種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于學宮

元王柏金華人號魯齋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明鄭瑗井觀瑣

言曰王魯齋只憑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爲二篇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魯齋最不信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況其所謂二篇者本指其注疏非指其正文也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孔子年當六十九矣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孔子卒時子思爲喪主年亦應不甚幼孔叢子載子思與孔子答問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必無也子思年十六而適宋必在孔子既卒之後云十六者恐或亦未然惟是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于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也而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孔叢子固不足據然孟子亦屢言繆公之于子思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諸子辨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

未生也答問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卽不當信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伯魚既先孔子而卒子思安得後孔子而生哉凡傳記所紀年月如此牴牾者不可勝計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此亦鄭瑗井觀瓚言所辨存之備攷

中庸外傳略例

中庸一篇書耳中引仲尼曰者一子曰者二十詩曰詩云者十有六雖有間隔處然自非判而爲二秦漢以前著書類然閱老莊之文可知也鄭康成注分爲三十二節中有不宜截而截者見有子曰字卽截之古人之質樸如此紫陽分而爲三十三章自謂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于文意首尾則似具矣許孟中先生中庸述依禮記古本分爲八章每章自爲首尾愚謂只宜作一篇讀之庶得其

合一之妙今所傳微倣紫陽稍便詮注不爲斷截也中庸一書首尾照應甚密中間廣說處從横離合不可端倪而一脉貫穿如空中之絲灰中之線水中之淵洪彷彿可尋微妙不測紫陽所謂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惟心領其大意如庖丁解牛目無全牛游刃衆虛方中理解若執語生滯便大有逕庭矣

一傳語多引前賢之論中有語意渾涵未明未盡者以已意發之則不一注出某氏惟全用其語始爲標出若間伸鄙見有所發明亦不拈舉以此傳自備一家之言不敢仰摹前賢詁訓也

篇中詞義之細碎名象之剖析有原注已具者不更摘録以成書可閲毋煩重出也間有原書未詳或鄙見少異處乃附注于後亦或别起它端伸本書未有之義意謂聖文廣大隨意舉揚毋茀沾沾于一家言耳韓詩外傳之例可援也

金華王氏欲以中庸誠明分爲二篇以前說性教後又說性教更端再起似非一意故欲分之不知古人

文字有複說而意愈明者如莊子逍遥遊前說北冥有魚複又說一遍而旨實相發不爲兩段也古文自有此體魯齋遽欲剖而二之誤矣

中庸不似大學多錯簡致諸儒訂補之紛紛然亦有一二可疑者如道其不行矣夫接上文則子曰字衍不接上文則此語上下應有闕文哀公問政蒲盧二字爲蟲爲葦兩俱牽合若非方言定爲訛字在上位數句的係重出好學近智上加子曰字明是更端家語有哀公自言云云可証家語無博學之以下章句

謂爲子思所補而許孟中先生直謂此章止首數言是夫子告君之語其下皆子思所論或更有它据矣總之書經三寫烏焉成馬如素隱字畢竟有訛而康成乃以素爲傃君子所以貴闕疑也

歐陽公讀李翺文以其復性書三篇爲中庸之義疏非也翺自論復性之學引中庸以証之耳不爲中庸作注也觀末篇可見已然而葉石林乃云李翺復性書卽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又云韓

退之原性不逮翺復性書遠甚翺作此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又云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石林之言如此要之理之至一處道術不得而岐卽謂此書爲注中庸亦奚不可

子瞻中庸論三篇于中庸之指無所發明其曰孔氏之遺書而不完曰其要有三又曰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爲文壹似未遊其藩者至子由序古史引中庸言上古聖人无爲之治可謂達其本矣其後又言道不可名聖人寄于一與中以名之自曾子而外夫子未嘗與之言一與中獨子思發之傳于孟子孟子爲性善之論而一與中之道枝噫觀于此言子由固深于中庸者也乃謂子瞻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邪

注書難自古記之矣彖之釋卦辭也小象之釋爻辭也此千古注疏之準也而文言之于乾坤繫辭之于諸卦別伸微指似于本卦初不相蒙者卽四子中所引詩書亦曷嘗規規焉如傳附口角之云云爾哉劉孝標之注世說裴松之之注國志酈道元之注水經

皆廣記異聞益所未備若郭象之注莊抱一子之注關尹李長者之論華嚴并其言外之意而發之不以詮釋本文爲能也嗚呼至矣余今所傳中庸微仿此意所愧心未入道妄肆揣摩徒爲駢拇枝指貽笑大方耳

或問子之傳中庸也疏其意而可矣廣引博喻不已支乎曰一切道要以譬喻而得開悟夫善譬固注經者之妙詮也知指之非月也而非指不可以見月知喻之非道也而非喻不可以況道非指而指指出于非指而所指者可知也非喻而喻喻出于非喻而所喻者可知也何病于支

或有詔余者曰紫陽氏或問掊擊游楊二氏不遺餘力謂其言似老佛耳子傳中庸時引二氏錯之何居曰理無二也吾姑取其理之本同者而已矣蘇氏有曰二氏之教本異也而儒者必欲強而同之二氏之道本同也而儒者必欲強而異之此篤論也抑聞諸明道曰吾觀釋氏事事是句句合只是不同夫既云是且合矣又云不同何哉于此有見可以語至一之

學已故張無垢曰吾學佛而後知儒
濂園先生曰子思孟子本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
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後世
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然則中庸者政論語之義疏也故有論語不可無中
庸有中庸而後論語之所未發者如日月之中天後
儒言孟子大有功于聖門不知子思之功爲尤大
古人作經有自爲解釋不煩更下轉語者如喜怒哀
樂之未發分明即是解釋中字而今又增出不偏不

倚無過不及早是畫蛇之足續鳧之脛本意反爲之
晦矣余私持此論未敢自信偶讀焦氏筆乘載趙學
士孟靜論有曰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
怒哀樂之未發爲之躍如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
因此推之傳注繁多其翳本旨者政自不少讀者不
可爲矮人觀場之見而浪隨人悲喜也

古中庸注疏目

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

晉戴顒中庸傳二卷

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制旨中庸五卷大同十年張綰朱异

賀琛述

唐孔穎達中庸注疏正義二卷

宋胡瑗中庸傳一卷盛喬纂

程顥中庸義一卷

呂大臨中庸義一卷

蘇軾中庸論三篇
喬執中中庸義一卷
游酢中庸解義五卷
郭忠孝中庸說一卷
郭雍中庸說一卷
楊時中庸解一卷
司馬光中庸廣義一卷
司馬光等六家中庸解義一卷
四先生中庸解義一卷 程顥呂大臨游酢楊時

石塾中庸集解二卷
朱熹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問二卷中庸輯略二卷
十先生中庸集解二卷 朱熹序
張九成中庸說一卷
王奎文中庸發明一卷
錢文子中庸集傳一卷
倪思中庸集義一卷
項安世中庸說一卷
晁公武中庸大傳一卷

趙順孫中庸纂疏三卷
袁甫中庸詳說二卷
陳堯道中庸說十三卷
謝與甫中庸講義二卷
何基中庸發揮二卷
潘植中庸論一篇
黎丘武中庸指歸一卷
許謙中庸叢說一卷

中庸外傳考異

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中庸其至矣乎○陸德明云一作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陸阱或作穽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漢明帝詔注作而不息不變塞焉○鄭注塞或爲色

素隱行怪○素漢書作索鄭注讀義作傃向也

吾弗爲之矣○弗漢書作不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陸本又作拂徐音弗

人猶有所憾○憾陸云本又作感

君子素其位而行○素鄭注讀爲傃

和樂且耽○耽詩作湛

樂爾妻帑○帑陸一作孥

栽者培之○鄭栽或爲茲

嘉樂君子○嘉詩作假

憲憲令德○憲詩作顯

保佑命之○佑詩作右

壹戎衣而有天下○衣鄭讀作殷云一用兵伐殷也左傳引

周書殪戎殷

所以序昭穆也○穆陸一作繆

所以逮賤也○逮陸一作遝

踐其位○鄭注踐或爲纘

其如示諸掌乎○示鄭讀如寘置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敏或爲謀

義者宜也○董仲舒作義者我也云仁在愛人義在正己也

好學近乎知○公孫弘傳作好問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公孫弘傳作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

齊明盛服○家語作齊潔

尊其位○家語作爵其能

勸大臣也○家語勸作敬

勸百姓也○家語勸作子

日省月試○家語試作考

既稟稱事○鄭既讀爲餼

勸百工也○家語勸作來

柔遠人也○家語柔作綏

不勉而中○家語作弗勉而中

必有妖孽○鄭本作妖蘖許氏說文作祆蘖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乎陸一並作於

久則徵○鄭注徵本作徹

可一言而盡也○一唐石經作壹

其爲物不貳○貳陸一作貳

載華嶽而不重○華陸一作山

黿鼉蛟龍○蛟唐石經作鮫

於穆不已○正義引孟仲子作於穆不似

是故居上不驕○驕陸一作喬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哲徐道明作知

雖善無徵○徵鄭云或爲證下同

考諸三王而不謬○謬唐石經作繆

在此無射○射詩作斁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辟唐石經作譬下放此

無不覆幬○幬鄭一作燾

爲能聰明睿知○睿唐石經作叡

施及蠻貊○貊陸一作貉

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注本綸本又作論

肫肫其仁○注肫肫本作或爲純純

衣錦尚絅○絅陸一作顥詩作衣錦褧衣

亦孔之昭○昭詩作炤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唐石經無之字

奏假無言○奏詩作鬷

不顯惟德○惟詩作維

上天之載○載鄭讀作栽生也韻注云說文作縡楊雄賦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巳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巳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
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
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
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薦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
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
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
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
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
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
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

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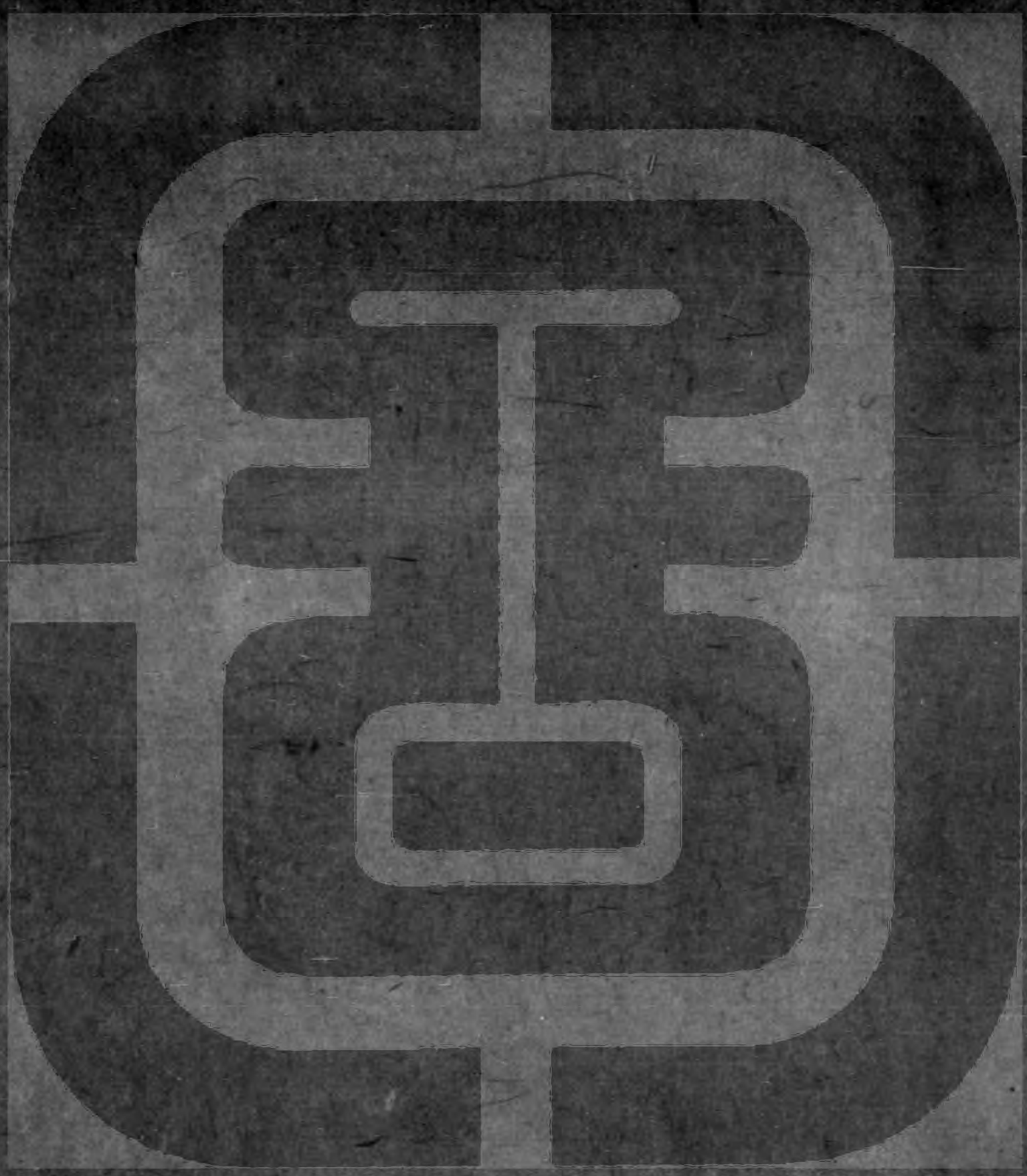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巳百之人十能之巳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

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巳而巳也所以成物也成巳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

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

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

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終